

## 人生如何像一棵树

在我们身边,树比比皆是。更不提山里每个山峰里,哨兵一样耸立的树。

如果你在乡村生活,房前屋后、田头田尾一定有树陪伴。如果你在城市居住,小区或多或少有几棵树站立窗前,亭亭玉立。运气好一些,小区还会定向种植多彩的绿化树。至于,你走在马路上,走进公园,看见的树就更多了。

你会疑问,我提这么多树干什么? 树不是那么普通又正常吗? 是啊,它们是这样的常见,以至我们忘记它们背后存在的意义。

小时候了解树是因为它的果实。水果、干果拉近了我和树的距离。

第一次接触苹果,我简直被这个尤物震撼了。不但形象好,香气扑鼻,果实还那么甜,世上竟然还有这么美好的食物。吃了多年的苹果,我还不知道苹果树长得咋样。直到我在北方果园游玩时,终于见到苹果树。一点不高大,苹果叶子和桃树叶子看上去差不多,树形也差不多高。这样一棵实实在在的树,如何生产出美妙的果实,我实在无法想象。我必须承认苹果树是伟大的。国内苹果佳品在山东栖霞、陕西洛川等地方,我都没有实地看过,但我必须对生产最美果实的地方和农民朋友们表示敬意。没有它们和他们,我们的生活会失去多少幸福感。

板栗,南北都有,按传统划分算干果吧。我家乡的山上有很多板栗树。过去,人们还较少种植,满山的板栗树都是野生的。走进山林,各种树林林总总。有一类树高高的,瘦精瘦精的,属于硬杂木,它就是板栗树,好认。它的树枝不多不少,树叶像手掌一般向外撑开。树枝之间躲躲闪闪的,却是长满尖刺的毛栗蒲。为了吃到里面板栗,需要冒着被扎的风险。把毛栗蒲打下后,用鞋底使劲一撮,绿毛栗蒲裂开嘴巴,红褐色油亮的板栗就露出半边身子。放嘴巴用侧牙拦腰一挤,鲜嫩的板栗肉就吃上了,超级甘甜。如果想吃完整的板栗,那你得戴上手套,用剪刀去剥毛栗蒲。不过,被刺几下无可难免。所以,每次我看到市场买板栗的时候,我都禁不住要想象一下处理毛栗蒲的人。

喜欢吃板栗,让我走进山里,见过很多板栗树。甚至,在河北板栗之乡迁西,我还实地看过千亩板栗林。不过令我感到意外的事,这里的板栗树很多是人工矮化的,树体一人高,伸手可摘。这让我对河北农民的智慧竖起大拇指。

我和树不离不弃的关系,还得继续往后说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进了生态行业成为一名记者,了解到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,中央领导天天讲发展林业的重要性。改革开放时,全国提出消灭荒山、绿化祖国,我们行业更是不遗余力地宣传种树的各种好处。由于工作性质,我天南海北地跑着。北看大兴安岭,南看热带雨林;东看经济林,西看胡杨林;看完森林,就看野生动物,再看野生植物,继而看湿地,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。我对树木的观念由表及里,认识到树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。见树木,又见森林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层面,让我认识到深远的内容。未来中国社会要实现美丽中国目标,树木在其中扮演着更加重要作用。碳中和是碳达峰重要的手段,森林是碳中和的好办法,将帮助我们更好实现宜居目标。森林的价值,应该被人们更多认识。在这股历史性、新时代的建设洪流中,我将继续担当好我的责任。

接触树时间长了,我被一棵棵抽象的树征服,走进树的内心,还是近几年的事。

人到中年,事业家庭都有小成。工作之余,总感到需要一些东西,继续牵引我前进。树就这样再次走进我的内心。这时的树,不是形体之树,不是果实树木,不再有具体的功能。下班之后,我走在街道上,不论是天晴,还是雨天,人影匆匆,抬头四望,只见行道树、小区树,默默陪伴我。它们一棵、一棵,又一棵,在我身旁站立,从来没有疲倦,令人佩服。

时不时还碰到很多千年以上的古树名木,让人奇奇。一棵树究竟如何实现长寿的,没有特别确定的说法。据我观察,树的几个特点可以重视一下。树,一旦在一个地方扎下根,就不再移动、不折腾。它们承受日月雨水滋养,吸碳吐氧,非常经济;它们不嫌弃土地的瘠薄,努力把根向地下深扎,直到树的根部达到和树冠差不多大小的地步,拥有很好的营养;树活下来后,顺应季节的演变,积极响应春夏秋冬。常绿树和落叶树表面不一样,但是它们面对季节的变迁,还是自如配合的;站在树面前,或是鲜花满枝,或者树叶落尽,那被粗糙树皮包裹的树干总是站得直直的。即便是小老树,树干弯曲着还是向上。我以前以为里面一定藏着什么,后来看见刚被伐过的树干,里面除了一圈圈年轮、木质部分发出特殊的香气外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我没有找到树特定的东西,但是它就是默默无闻地反复打动我,感染我。当你站在大树跟前,它壮实的树干、美丽的花形、芳香的气息,一定会给你力量和美。

一棵树之外,在一片森林里,我们还会看见飞鸟愉快鸣叫,小兽们快乐跑动,小草长得生机勃勃,土地倍加潮湿湿润。

爱着树,不如努力学着去做一棵树。

我开始想人生如何像一棵树。



胡伟,原籍安徽,现为《生态文化》杂志、《中国林业》杂志主编,中国生态地学诗派创始人之一,中国生态诗歌倡导者。

## 古敦煌契约中的物物交换

马卓涵

础上增加了细布一匹,充分体现了这些实物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。

除了汉文买卖契约,藏文买卖契约也反映出当时流通货币的特殊状况。所见契约中使用的通货大多为 dmar,可能是铜或金粉等非官方发行的金属等价物,也有大麦、粟等实物等价物。这表明,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地区,买卖活动几乎不再使用之前流通的铜铸币,而是普遍使用麦、粟、布、帛、牛、驴等实物作为货币。

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理应出现在商品经济萌发的原始社会,或是国家信誉难以维系的战乱时期,然而在开元通宝发行流通二百余年的货币经济阶段,吐蕃统治下的敦煌地区相对安定,却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倒退,其缘由引人深思。

实际上,吐蕃占领敦煌后,按照职业将敦煌百姓编成若干部落管轄,严重扰乱了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,加剧了敦煌普通百姓的贫困状况。即便是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僧尼,也因为“无粮食”甚至“有负债”,不得不出售重要的生产工具黑牦牛,从而获得大麦、粟米。由此可见,生活贫

困和对粮食的迫切需求,是交易中使用粮食作为实物货币的原因之一。

吐蕃时期的敦煌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,麦和粟不仅是赖以生存的食物,更是再生产的重要资料,是维系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。正因如此,麦和粟具有了稳定的价值,逐渐成为一致认可的折价工具。除此之外,吐蕃按照地亩征收实物赋税,使得粮食逐渐与其他日常用品区分开来,也诱导了粮食取代钱币的进程。

布帛是吐蕃时期敦煌地区的另一种重要通货。唐初政府在敦煌推行“和籴”制度,百姓需要缴纳布帛换取粮食,以充实军饷。这种制度与正常交易不同,它实际上强行建立起了粮食与布帛之间的等价关系。吐蕃统治时期使用布帛充当货币,正是唐初布帛货币化的延续。

在金属铸币已经发行的时代,粮食和布匹等实物非但没有因为容易腐烂、质地不一、体积笨重等天然的缺陷被淘汰,反而被广泛地当金属货币的替代物使用。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实物货币的复兴,看似是一段诡异的历史,实际上却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结果。



赶海  
李海波 摄

◇人间小景

## 秋 味

羊咬鱼

个少年,他胆大心细,一个人沿着自家的甘蔗地转了一圈又一圈,提防着淘气的玩伴或邻村的孩子再次猫进地里捣乱。只待成熟的甘蔗被全部拔出来,放到地窖里储存,他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。因了诸如此类的老成、操心,他被称作懂事的小大人。腊月或正月,少年与自己的父母、妹妹一起担着甘蔗,走村串户叫卖,纵然北风割面、饥肠辘辘。这样的画面,多年后仍定格在他的脑海中,记忆之门稍有触碰,它便瞬间闪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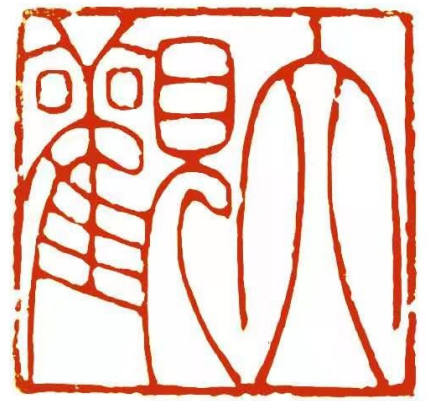
银色的月光照亮少年的脸庞,照过中年人的脚步,照在镂空的木窗、斑驳的牌坊上。岁月的深处,隐藏着无法计量而难以打捞的故事。那是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事,居于棠樾宅宅的吴氏、汪氏,因各自的贞孝行为受到了旌表,名字先后被镌刻在牌坊上……牧童牵牛从牌坊下走过,月光抚着坚硬而清冷的石质牌坊。守着半亩甘蔗地的中年妇女此刻笑靥如花。她说村里现今姓鲍的仅有三分之一,她自己就姓汪。我也下到地里,挑了一根甘蔗。这个秋日下午,有暖意,也有几分闲味,吃一根浸染着古气的甘蔗,觉得格外甘美,尽管此时的甘蔗未有染霜,甜味也较清浅。甘蔗味也是乡土味,从中可品出人情味、沧桑味。

继续向着古村走去。垦坎依然是那样回环幽深。与友人走到永兴湖畔,听见一位来自杭州的老人欢快地喊:“快来吃啊,这是小时候(吃过)的味道!”他的同伴从我们身旁快步走过,同样欢快地应和着:“就来,就来!”他们所吃的,可能是几个红薯、萝卜,也可能是——一盘菱角,总归类似家乡的味道、妈妈的味道。只有这样的味道,才会激发他们的食欲。来不及细问,我们已经被街巷中飘来的毛豆腐香味勾去了。午间,与毗邻明代宝纶阁的“文郁堂”主人吃了顿“素餐”。桌上,除了毛豆腐,还有蕻菜、石耳、葛根粉以及青菜。饭后,回到“文郁堂”饮茶。屋内院落,石雕有古味,青苔有古味,莒

蒲有古味,黑松有古味,红梅有古味,高过屋顶的一丛肥芭芭蕉更有古味。此处地气仿佛凝结在芭蕉上,反之,由它可以见出“文郁堂”地气厚重。

到蜀源村时,阳光炽热,游者徜徉在向日葵丛中。大片向日葵开得正欢,看向日葵的游者个个欢快。路旁,古稀老人戴着一顶草帽,向游客展示他的手艺,她的女儿帮他 from 家里搬出有着百余年历史的馄饨挑子,挑子四角铆住的铜扣泛出斑斑绿锈与包浆的光泽。坐在挑子旁,男男女女用勺子舀起小巧的馄饨,一口口地把热气与古气吞进腹中。晚间,友人相邀,在临水的一家饭店,又尝到地道的徽菜,餐中山果野菌样样新鲜。

那几日,行走歙县,缠绕舌尖上的滋味,松绑着套在人的想象力上的桎梏。目力所及,仿若天上的云落到田间地头,结成了颜色、形态不一的瓜果,而瓜果的清香、多味,早早晚晚从田间地头生发出来,随风飘向天空,凝成纱巾似的、棉絮状的、山峰般的种种秋云。秋天里,不只是在南方,人们所遇所感的秋景秋意,大多铺陈着欢乐,给人以满目璀璨与意味深长。秋之味,具体而写实,高邈而写意。这一时节,亲近乡土,人易生出欢喜心与知足感,甚至觉得不如就做一只秋虫,静静地伏在厚墩墩的南瓜上,恐怕也是自在的。



直到此时,邹强才认可母亲说过的那句话——不该弄着一棵老枣树折腾。

老枣树刚下完枣,像女人生过孩子,憔悴中透着几分傲娇。老树皮龙鳞般闪着光泽,满树叶子被秋阳染得油黄。几枚漏掉的枣藏在叶子里,风一吹,忽隐忽现,红得发亮。他呼出一口长气,吹散烟雾。老枣树尽管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雨雪,到底是棵树,它哪里知道,又会面临一场劫难。

邹强一根接一根吸着烟,透过丝丝缕缕的烟雾,瞅着老枣树。自从他在那张纸上签下字,这棵树的命运就不再由他掌控。说到底,自己是被曾经的饥饿吓着了。姥爷家有一棵枣树,每年结好多枣。小时候,他饿了就往姥爷家跑,爬树摘枣,吃醉枣,嚼干枣。枣不光好吃,还扛饥。他做梦都想拥有这样一棵老枣树。

几十年后,当他一眼看到这棵比姥爷家还高大的枣树时,当即决定把它移进自家院子里。

那时,这棵老枣树立在一个山包上,昂首向天,霸气张扬,把旁边别的树都比成了孙子。刚发喧的枣,染着一圈浅浅的红晕,挂满树,随风摇动。

等到秋末,落了枣,秋叶飘零,他带着一辆超长的十轮大卡车,一路烟尘滚滚开到山包下。日头挂在西半天,又大又红,金黄的光乱箭般射向山包上的老枣树。一阵风吹来,老枣树剧烈颤抖,把凌乱的影子抖落一地。

那是一项浩大的工程。老枣树躺到十轮大卡车上后,山包空了,仿佛一个山包都被装上车,车被压得吭吭哧哧喘了半天才把气喘匀。车开走时,凭空起了一阵风,坚硬的枝条抽打着车身,发出尖利刺耳的声响,碎石沙粒也跟着起哄,一路穷追猛打。

老枣树颤颤悠悠,被拖进他家,立起来后,遮住了大半个院子。他本想给娘个惊喜,没有提前给娘说。哪知娘见了一脸忧戚,拿眼狠狠剜他,造孽哟,这么老的树,你折腾它干吗,还不把它折腾死?

树坑里填上从山包上拉来的土,掺上沤好的羊粪,修整枝杈,挂瓶子,浇淘米水。老枣树总算挣扎着回过一口气。来春,冒出了绒细的嫩芽。延过几年,才渐渐恢复元气,打起精神,活出从前的模样。

这段时间,邹强的生意仿佛驶入大江大河的船,时而跃上浪尖,时而跌入谷底,搞得他时常心惊胆战。当又一次被抛进深谷,眼看再无转机时,一只悬了很久的靴子终于落地——他家大门旁被画上了一个带红圈的“拆”字。这个带红圈的字,对他来说,几乎相当于一枚救命的图章。

只是苦了这棵老枣树,不知是被移走,还是就此寿终正寝,变成一堆木柴?他娘愁得吃不下睡不着,他也心疼。不过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,他眼下最盼望的是用它多换回些银子。作为地上附着物,拆迁方给的钱少得可怜。他给人家讲树的价值,讲当初的花费,人家根本不听,说只能按条文办。事情僵持住了。

他娘跟他商量,咱还让它在这儿长着,别要赔偿了行不? 他摇头,那还是咱家的吗? 他娘说,管它是谁的,给它留条活命吧。他还是摇头,一句一句说自己的难处。

他娘忽然病倒了。

事情毫无预兆地有了反转。这天邹强一去,接待的人就递过一张卡,说树被人匿名买下。卡上的数目,远超出他的想象。

赔付款对付了,分为两份,他一份,娘一份。他有一个妹妹,嫁到了外地,依照村里不成文的规矩,娘的那份早晚也得归他。

娘的病越来越重,趁着娘清醒,邹强提醒娘,娘痴痴地望着窗外的老枣树,啥也没说。他想到了一种可能,有心问妹妹,看妹妹悲戚的样子,没能开口。

料理完娘的丧事,邹强备齐一应证件资料去找那笔款的下落,结果令他目瞪口呆——那笔款早被娘转到了他的账上,那个匿名买树的人就是娘。

邹强搬走了,老枣树留在了原地。城中村拆了,这里成了“口袋公园”,公园入口处,竖起一块显眼的牌子,写着两个大字——枣园。

一棵曲干虬枝的大枣树,老树皮龙鳞般闪着光泽,叶片油黄,几枚剩枣红得发亮,随风摇摆。树下有闲坐的老人,玩耍的孩子。

邹强久久地看着,渐渐泪眼模糊。